

獲蕭邦鋼琴大賽首獎十周年 李雲迪演繹蕭邦有新體會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同樣的蕭邦、同樣的雲迪，相差十年，有何不同？憑演奏蕭邦鋼琴作品而成名的李雲迪，在蕭邦誕生二百周年，以及這位鋼琴王子獲得蕭邦鋼琴大賽首獎十周年，再度於「港樂·李雲迪音樂會」及「李雲迪獨奏會」上彈出蕭邦的音樂。李雲迪依然深受樂迷喜愛，三場音樂會門票已悉數售罄。

與迪華特四度合作

昨日「港樂」舉行了一場記者招待會，名為「當雲迪遇上「雲迪」」，特別嘉賓「雲迪」，看似會彈鋼琴，其實只懂擺甫士，原來「他」是特地由上海杜莎夫人蠟像館借出的李雲迪蠟像，在記者會上與真正的雲迪都穿上黑色西裝，並且「裝作」彈琴，像是一對孖生兄弟。連李雲迪見到，也頻說：「很驚訝，做得很相像，這是科技與技術的表現，蠟像製作者和我彈鋼琴一樣，都是很專業的。」雲迪讚賞整個蠟像都和他本人很相像，其中最神似的是手部，細小的肌肉仿真度也很高。李雲迪蠟像將於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展出數月。

這次來港演出，已是李雲迪與迪華特率領的「港樂」第四次合作，彼此建立了一定的默契，之前大家合作過演繹李斯特、拉威爾、浦羅歌菲夫的作品，而今年是蕭邦誕辰二百

有更深層次的理解
十年來，李雲迪對蕭邦音樂
(本報攝)



周年，他們便決定演奏蕭邦第一鋼琴協奏曲，他期待這次的合作能有新的火花。

奪得蕭邦大賽首獎已有十年，這十年來，李雲迪對蕭邦對人生，都有了更成熟的洞悉。他說：「我曾在德國深造學習，又往世界各地與知名音樂大師合作，有更多時間了解蕭邦，每年都演奏蕭邦的作品，歷練豐富了，經歷多了，演奏出來對蕭邦有更深層的理解，與當年比賽時青澀的感覺不同了。音樂是精神內在的感受，不可用語言與形態去表達，而是通過聽覺感受。蕭邦在鋼琴音樂上，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貢獻，他一生都是為鋼琴而創作，種類也很多，他在音樂中體驗了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希望將這些優美動聽的音樂繼續傳承發揚下去。我對蕭邦音樂的理解，與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蕭邦比較難把握的在於他的節奏與音色，有一種柔韌度及具彈性的，一般人都能聽到蕭邦音樂的優美，但其特別的地方，還有他對民族的忠誠及對國家的熱愛，他那種愛國之心，還有執著與專注，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

欲邀蕭邦慶祝生日

李雲迪還笑言，如果可以請蕭邦一起慶祝蕭邦的生日，他會邀請蕭邦為他創作第二鋼琴協奏曲。已成香港居民的李雲迪，對本港的音樂發展也很關注，他說：「香港比十年前，文化藝術及音樂氛圍都好了很多，對年輕人的音樂教育也很重視，我有幾次去了演藝學院給學生上大課，也曾為個別學生上課，看到很多小孩子都彈得非常好！對音樂重視與認真程度非常高，香港有這麼多資源與條件，未來是很有希望的。我也希望可以為香港培養新一代音樂精英作出一分貢獻。」他認為推動古典音樂是一項長期的努力，最好是由教育開始。

曾經表示對媒體有一種又愛又怕的印象，不太習慣接受訪問的李雲迪，現在也很坦然了。他笑說：「我覺得媒體也像朋友一樣，溝通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無論音樂、語言，跟人都是一種融和，這種融和也是必要的，大家都希望了解音樂，只是形式和方法不同而已。我覺得訪問都是很好，喜怒哀樂都可與樂迷分享，大家想去了解，這對我也是很重



雲迪（左）與「雲迪」合照，大家分得清真真假假（本報攝）



李永達（左起）、蒙倩兒、白沛然與李雲迪在記者會上合照（本報攝）

最愛香港兩個「廳」

所以李雲迪也很開心的與大家分享，他在香港最愛去的地方，原來是兩個「廳」，一是茶餐廳，覺得在茶餐廳有一種輕鬆簡單的感覺，當然另一「廳」便是他到得最多的音樂廳了，李雲迪很享受與樂迷相處的時間，覺得好好玩。

音樂上有很多事要做，將來有更多時間留在香港，但其實他在香港的時間已比其他地方多，如這次有三場音樂會，已逗留了一段時間。今年的年初一，又是情人節，李雲迪說，他會陪家人一起過，有感一全年都在外地工作，覺得很遺憾，趁着中國傳統節日，便要爭取時間多陪伴家人。

昨日出席記者招待會的嘉賓還包括信興集團董事蒙倩兒、中國銀行（香港）營運總監李永達、香港及上海杜莎夫人蠟像館總經理白沛然及香港管弦樂團行政總裁蘇孝良。

「港樂·李雲迪音樂會」將於二月五、六日晚上八時，及「李雲迪獨奏會」將於二月八日晚上八時，在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皆已滿座。

紀曉蘭獻唱懷舊金曲



▲上海海鄰爵士樂團奏出動人爵士樂
▲美譽的紀曉蘭
▲有「上海鄧麗君」美譽的國家一級歌手紀曉蘭，日前率「上海海鄰爵士樂團」來港獻唱多首經典金曲。

在昨日的首演活動中，團長紀曉蘭展示其天賦金嗓子，唱出多首充滿老上海情懷的經典名曲，包括《夜上海》、《香格里拉》及《蘭花草》等；而由中國著名經典爵士音樂家鄭德仁出任藝術總監，並與十多位資深演奏家組成的「上海海鄰爵士樂團」亦奏出動人爵士樂，令觀眾陶醉於妙韻金曲之中。

是次專程來港演出的「上海海鄰爵士樂團」以演繹海派經典爵士音樂享負盛名。樂團由十多位資深的國家級演奏員組成，曾參與多個國內外文化交流表演，包括與德國爵士樂隊及上世紀三十年代紅歌星吳鶯鶯等合作演出，更被東方電視台譽為「上海頂級爵士樂團」，其「經典夜上海——周末爵士沙龍」的演出，亦被列為東方藝術中心四大演出品牌之一。

樂團藝術總監鄭德仁曾於上海百樂門、法國總會及和平飯店等場所演奏爵士音樂超過十年，是中國第一支華人爵士樂隊的重要成員；樂團團長紀曉蘭則在全國和上海的歌唱比賽中屢獲殊榮，並曾為百多部電影、電視劇配唱主題曲和插曲。

樂團由即日起至本月十三日，在太古中心二樓舞台每日演三場經典金曲。此外，太古中心並於本月十三日（年三十晚）舉行「除夕金曲夜上海晚會——超級賀歲巨聲之夜」，由「巨聲」劉威煌、許廷鏗、鄧小巧、王嘉儀和龔柯允送上美妙的歌唱表演，與訪客一同送牛迎虎。

「歌舞昇平夜上海」開放時間：即日起至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至晚上十時。

《大國醒》宣揚禁毒戒煙

【本報訊】記者張炳雄廣州報道：關注民生，將作品同群眾生活緊密結合並反映社會現象，這是畫家陳博浚作品的一個顯著特點。日前，由陳博浚聯合另一畫家共同創作並反映吸毒社會問題的巨型油畫作品《大國醒——虎門風雲》已經面世。陳博浚表示，今年年中他將舉辦主題為「禁毒戒煙百萬簽名賞畫」畫展活動，而《大國醒——虎門風雲》將為此次活動的主打作品。畫展簽名活動已得到廣東省政府及有關領導的重視，廣東省原省長盧瑞華、老書法家周正山均為此次活動簽名題詞。

《大國醒——虎門風雲》以虎門銷煙為主要題材，呼籲國人牢記歷史，拒絕毒品，珍愛生命。畫面起首以橫空跨海的虎門大橋雄姿，喻示東方巨龍的蘇醒，畫中以虎門鴉片戰爭古戰場、海防長城、炮台與和平鐘的對話抒發作者對和平盛世的禮讚，畫尾以晚清吸毒者吞吐雲霧及圓明園廢墟令人反思。

陳博浚自幼好繪畫，先後學習於浙江美院和廣州美院，現為中國書畫家協會常務理事和中國書畫家聯誼會理事，去年十月被評為「中華傑出藝術家」。

舞影定格

艾斯頓舞劇 顯大師風範

訪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總監蒙妮嘉·美臣

劉玉華

艾斯頓編排的多部敘事舞劇如《仙履奇緣》（一九四八年首演）、《希爾薇亞》（一九五二年首演）、《水妖安典》（一九五八年）及《女大不中留》（一九六〇年）等，早就被公認為「皇芭」自家品牌的首本名劇。

才華橫溢 結構創新

蒙妮嘉效力舞團超過五十年，參演過無數艾斯頓的舞作；她綜合其演出經驗及排演心得，概述這些敘事舞劇具備的主要特質：

「經歷時間的洗禮後，我發覺這批保存下來的舞劇最教人深感讚嘆之處正在於它所體現出編舞家才情橫溢的巧妙舞蹈編排與匠心獨運的創新結構。

「大家欣賞這些舞劇時，必能即場感受到這位編舞大師的風範。艾斯頓的舞劇體現了他完全掌握說故事技巧的高超能力，他又那天衣無縫地安排配樂和情節緊扣在一起，不落俗套地呈現故事的起承轉合；選角得宜兼在每一齣舞劇裡發展出一套獨有的動作語彙，讓人一看便知該劇的特點。

「眾所周知，艾斯頓經年累月編排動作，漸形成了某些極富其個人特色的動律組合。這些慣性地出現的動作規律也成為他編創舞蹈的標記，並彰顯着他的創作風格的獨特個性。

動律組合成個人標記

「大師級」的編舞家皆具備這種十分個人化的特

質。觀眾都能準確地辨識巴蘭欽作品的動律，不會混淆巴蘭欽和麥美倫的作品；他們當然不會搞錯哪些是艾斯頓的創作，哪些是麥美倫的舞作。就像大家不會錯認莫扎特的樂曲為史特拉汶斯基或貝多芬的音樂；又或將梵高的畫作視為莫奈的作品。

傑出的藝術家都各自發展出宣示別具一己個性的表達方式（Ashton looks like Ashton, Mac Millan and Balanchine look like who they are. They made statements）。編舞家總是在抒情性、音樂感或融會多媒體韻律的手法等各方面去塑造個人的創作風格。這也是所有年輕編導竭力追尋的目標。然而，並非每個編導最終都能達到這個境界。我從不輕易說某人是天才。我們確實知道艾斯頓是個不折不扣的天才，因為他的天賦促使他創造了非凡的個人成就。」

要驗證蒙妮嘉的這番話，就得找機會多看艾斯頓排演的劇目，對嗎？

「那當然。實際上，要想真正了解任何一門藝術，都得花時間去鑽研。你總不能期望只看一眼某幅畫作或聽了一回某首交響曲，便能全然地體會那幅畫或那首交響曲偉大之處。你必須記住，這些藝術作品之前並不存在。直至



「皇芭」演繹《生日獻禮》（Dee Conway攝）



▲《女大不中留》的諧趣木屐舞（Bill Cooper攝）
▲「皇芭」舞者演出《仙履奇緣》（Bill Cooper攝）



「皇芭」演出艾斯頓的《女大不中留》（Bill Cooper攝）

某年某月，某位藝術家嘔心瀝血地創造了這些樂曲或畫作。它們均經過精雕細琢，千錘百煉，皆因藝術家都希望自己的創作能一代接一代地留傳世上。

「譬如說，《水妖安典》五十年後仍然那麼引人入勝。若想知道了解其特點，必須臨場親身體驗其魅力；你可能需要觀看最少三次。每多看一回，便多增加你對此劇的認識。即使你只能看一次，也比從不曾看過這劇優秀。」蒙妮嘉答道。

二十歲時因演出麥美倫編排《春之祭》裡祭禮童女的角色而聲名大噪的蒙妮嘉，因舞技扎實全面，其掌握多樣風格的表現能力又特別出色，未退居幕後之前是位獨當一面的主要演員。她曾擔演的艾斯頓作品包括：《生日獻禮》（Birthday Offering）、《仙履奇緣》裡的仙子教母和冬季仙女、《Enigma Variations》裡的艾爾嘉夫人等。

讓舞步顯露本身含義

回想與艾斯頓共事的日子，蒙妮嘉說：「跟艾斯頓合作帶來了極為美妙的經驗。他不是個一開口總是談論神話故事或神話傳說話題的人。事實上，編舞家並非整天只掛掛着排練舞蹈的事務，更不愛經常把其編排劇目掛在嘴邊；他們傾向讓舞步動作顯露本身的含義（They let the steps speak themselves; they never speak about their ballets much）。

「艾斯頓很喜歡劇場，投入生活，又愛和那些能逗他開懷的人聚會。他最享受聽「八卦」消息、趣味性的故事及參與所有能分散其焦慮情緒的消遣與娛樂活動。由是，只要有人能逗他笑，他會感到非常愜意。

「然而，論感受，假若你與同輩的人相交，會跟你與年齡相距差別較大的人交往很不一樣。我並非艾斯頓

同年代的人，沒有跟他在社交的層面上混熟。我從未拜訪過其寓所，只和他在排練室裡一起工作。我甚至沒試過在他辦公室裡坐下來跟他對話，我只不過是團裡的一名舞者，他僱用我替舞團工作，我是個無名小卒而矣。我倆之間建立的純粹是工作上的關係。

「麥美倫和我的關係同樣是專業層面的互動聯繫，惟箇中的分別只限於麥美倫年紀比艾斯頓小。排演《春之祭》，當時我二十歲，麥美倫三十二歲，大家年齡較相近。他是個傑出的人才，我只知道聽從他的吩咐去完成任務。」

艾斯頓似乎最喜歡給瑪歌芳婷度身編排舞劇，他可有為別的主要演員創作特定的劇目？

蒙妮嘉說：「任何一齣艾斯頓給瑪歌排演的劇目都體現出她是編舞心目中的繆斯女神，瑪歌啟發了艾斯頓的創作靈感。當他思索某一特定角色時，腦海裡即時浮現了瑪歌的形象，譬如說《水妖安典》，他看到瑪歌扮演的安典在起舞，他愛看瑪歌翩跹的舞姿。順理成章地，艾斯頓選角時瑪歌自然是最佳人選。

「他很多時候選角也會聯想起其他演員的形象。他創作的《女大不中留》（La Fille mal gardée 一九六〇年首演），便挑選了另一位女演員Nadia Nerina做主角，瑪歌沒有參演。艾斯頓又愛給 Svetlana Beriosova 排演雙人舞和獨幕舞劇。有時候，他安排瑪歌在台中央，再由多位舞蹈員在旁陪襯，舉例說《生日獻禮》（Birthday Offering 一九五六年首演），以瑪歌為台中央的焦點，再加上左右兩旁各三名女主要演員同台演出。

「事實上，艾斯頓雖然專門給瑪歌編排了《仙履奇緣》，首演夜瑪歌卻因受傷未能親自擔演，灰姑娘一角遂改由Moir Shearer（電影《紅菱艷》The Red Shoes 女主角）演出呢！」

編者按：為紀念艾斯頓版本《女大不中留》公演五十周年，「皇芭」將於三月及四月在皇家歌劇院復演全劇。詳情可參閱相關網頁：www.roh.org.uk/whats/production.aspx?id=11284

（倫敦專訪之九）



《女大不中留》裡年輕俏甜蜜共舞（Bill Cooper攝）